

精忠岳傳

鈇根



說岳全傳

第二十一回

宋高宗金陵卽帝位

岳鵬舉割地絕交情

胡馬南來宋社墟，夾江夜走有神駒。

臨安事業留青史，莫負中興守一隅。

上回已講到了宋康王泥馬渡過夾江，在崔府若廟內，躲在神廚裏睡覺；此回卻先說那夾江這裏，卻正是磁州豐邱縣所管地方。那豐邱縣的縣主，姓都名寬。那一夜三更時候，忽然坐起堂來；有幾個隨衙值宿的快班衙役，連忙掌起燈來；宅門上發起梆來。老爺坐了堂，旁邊轉過一個書吏到案前稟道：『半夜三更，不知老爺升堂，有何緊急公事？』都寬道：『適纔本縣睡夢之中，見一神人，自稱是崔府君；說有真主在他廟內，叫本縣速去接駕。你可知崔府君廟在於何處？』書吏道：『老

爺思念皇上，故有此夢——小吏卻不知何處有崔府君廟。』都寬又問衆衙役：『你們可有曉得崔府君廟的麼？』衆人俱回稟不曉得。都寬流下淚來道：『國無帝主，民不聊生，如何是好！』回過頭來，叫聲門子：『擎茶來我吃！』

門子答應，走到茶房。那茶夫姓蔡名茂，聽得縣王升堂，連忙起來。正在扇茶，門子叫道：『老蔡快擎茶來，老爺等著來吃哩！』蔡茂道：『快了快了，就滾了。半夜三更，爲什麼寂天寞地坐起堂來，也要叫人來得及的！』門子道：『真正好笑，老爺一些事也沒有，做了一個夢，就鬧得滿堂不得安穩。』蔡茂道：『做了什麼夢，就坐起堂來？』門子道：『老爺夢見什麼崔府君，叫他去接駕。如今欲查那崔府君廟在那裏，又沒人曉得，此時還坐在堂上出眼淚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！』蔡茂道：『崔府君廟，我倒曉得；只是接什麼駕，真正是夢魔。』一面說，一面擎了一碗茶遞與門子，又分付道：『你不要七搭八搭，說我曉得，恐惹這些煩惱。等他吃了茶，好進去睡。』門子笑著，一直走到堂上，送上茶去吃。

都寬一面吃茶，一面看那門子只管忍笑不住，都寬喝道：『你這奴才，有什麼好笑！』扯起籤來要打。門子慌忙稟道：『不是小的敢笑。那崔府君廟，茶夫曉

得，卻叫小人不要說。」都寬道：『快去叫他！』門子奔進茶房裏來，埋怨蔡茂道：『都是你叫我不要說，幾乎連累我打。如今老爺叫你快些去！』蔡茂倒吃了一驚，鶻鶻突突到堂上跪下。都寬道：『該打的奴才！你既曉得崔府君廟，如何叫門子不要說？快快講來，卻在何處？』蔡茂稟道：『非是小人叫門子不要說。崔府君廟是有一個，只是清淨荒涼得很，恐怕不是這個崔府君廟，所以不敢說。』都寬道：『你且說來！』蔡茂稟道：『小人祖居在夾江邊。離夾江五六里，有個崔府君廟；卻是坍塌不堪的，所以說不是這個廟。或者城裏地方，另有別個崔府君廟，也未可知。明早老爺著保甲查明，自然就曉得了。』都寬道：『神明說是：「江中逃難，衣服俱溼。」今既近江，一定就是這個崔府君廟。快叫備馬掌燈！』又命門子到裏邊，取出一副袍帽靴襪。忙忙碌碌的亂了一會，帶了從人，叫茶夫引路，來到城門邊，已經天明。出了城，一路望著夾江口而來。

不一時，蔡茂指著一帶茂林道：『稟老爺：這林邊就是崔府君廟。』老爺吩咐：『爾等俱在廟外候著，不許高聲！』只帶一個門子。把廟門用力一推，那靠門的石小，竟推開了。走到裏邊，並無影響。殿上亦無人跡。殿後俱是荒地。老爺叫門

子：『把神廚帳幔掀起來我看，可是這位神聖？』那門子不掀猶可；將帳幔一掀，不打緊，只見兩根雉尾搖動；嚇得魂不附體，大叫：『老爺，有個妖怪在內！』這一聲喊，早驚醒了康王。康王一手把腰刀拔出，捏在手中，跳出神廚，喝聲『誰敢近前？』都寬跪下道：『主公係何人？不必驚慌，臣是來接駕的。』康王道：『孤乃康王趙構，排行九殿下；在金營逃出，幸得神靈顯聖，將泥馬渡孤過江。你是何人？如何說是來接駕的？』都寬道：『臣乃磁州豐邱知縣都寬，蒙神明夢中指點，命臣到此接駕。』康王大喜道：『雖是神聖有靈，也難得卿家忠義！』都寬叫門子喚進從人，進上衣服。康王更換了溼衣，齊出廟門。都寬將馬牽過來，扶康王上了馬，自己卻同衆人步行跟隨，一路進城。

到了縣中，在大堂上坐定，從新參見了。一面送酒飯，一面準備兵馬守城。康王便問：『這裏有多少兵馬？』都寬稟說：『只有馬兵三百，步兵三百。』康王道：『倘然金兵追來，如何處置？』都寬道：『主公可發令旨，召取各路兵馬，張掛榜文，招集四方豪傑。人心思宋，自然聞風而至。』正在商議，忽報：『王元帥帶兵三千前來保駕，未奉聖旨，不敢進見。』康王道：『與孤家宣進來！』軍士到

城外傳旨。王淵進城，來到縣堂上朝見。君臣大哭一番，命王淵坐了，問道：『卿家如何知得孤家在此？』王淵道：『臣於數日前，夢一神人，自稱東漢崔子玉，託夢叫臣到此保駕。不意主公果然在此。』正說間，又報：『有金陵張大元帥帶兵五千前來保駕，在城外候旨。』康王道：『快宣進來！』張所進城朝見畢，奏說：『崔府君託夢叫臣保駕。不意王元帥已先到此。』兩個又見了禮，各各賜坐。康王看那王淵一表非凡；張所七十多歲，尙是威風凜凜；好生歡喜。便問：『二卿，此處地方偏小，城低兵少，倘金兵來到，如何迎敵？』王淵道：『二帝北轅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臣願主公駕回汴京，明正大位，號召四方，以圖恢復。』張所道：『汴京已被金兵殘破，况有奸臣張邦昌賣國，守在那邊，其心不測，不宜輕往。金陵乃祖宗受命之地；况在四方之中，便於漕運，可以建都。』康王准奏。擇日起身，往金陵進發。路上州縣官，俱進送糧食供給。舊時臣子聞知，皆來保駕。

到了金陵，權在鴻慶宮駐蹕，諸臣依次朝見。有衆大臣進上冠冕法服，卽於五月初一日，卽位於南京，廟號高宗皇帝。改元建炎，大赦天下。發詔播告天下，召集四方勤王兵馬。數日之間，有趙鼎，呂頤，呂頤，李綱，宗澤，並各路節度使，各

總兵，俱來護駕勤王。又遣官往各路催取糧草。各路聞風，也漸漸起行，解送糧米接應。

內中來了一位清官，卻是湯陰縣徐仁。聽見新君即位，偏偏遇著這等年歲，斗米升珠的時候，縣主親自下鄉，催比糧米；又勸諭富戶鄉紳，各各輸助；湊足了一千擔，親自解送，一路上克儉克勤。到了金陵，分付衆人將糧車在空地上停住。走到轅門上，見了中軍官道：『湯陰縣解送糧米到此，相煩稟復。』中軍道：『帥爺此時有事，不便通報。』徐仁道：『此乃一樁大事。相煩相煩。』中軍道：『我的事也不小！』徐仁聽見，就會意了，便叫家人取個封袋，稱了六錢銀子；封好了，復身進來，對著中軍陪笑道：『些須薄敬，幸乞笑納。帥爺那裏，萬望週全。』中軍接在手中，覺得輕飄飄的，就是赤金，也值不得幾何，便把那封袋，望地下一擲，道：『不中擡舉的！』竟掇轉身進去，全不睬著。

徐仁拾了封袋道：『怪不得朝廷受了苦楚！不要說是奸臣，坐了大位；就是一個中軍，尚然如此可惡！難道我到了這裏，罷了不成？也罷，做我不著，沒有你這中軍，看我見得元帥也不？』就在馬鞍邊抽出馬鞭來，將鼓亂敲。裏邊王元帥聽

得擊鼓，忙坐公堂，叫旗牌出去查問，是何人擊鼓。旗牌官出來問明，進去報與元帥。元帥道：『傳進來！』旗牌答應一聲「吓，」就走出轅門道：『大老爺傳湯陰縣進見。』徐仁不慌不忙，走至階下，躬身稟說：『湯陰知縣徐仁，參見大老爺，特送糧米一千到此。』遂將手本呈上。元帥看了大喜，便道：『難爲貴縣了！但是解糧雖是小事，應該著中軍進稟，不該擅自擊鼓。幸本帥知道你是個清官；倘若別人，豈不罪及於汝？』徐仁道：『那中軍因卑職送他六錢銀子嫌輕，擲在地下，不肯與卑職傳稟。卑職情極了，爲此斗膽擊鼓，冒犯虎威，求元帥恕罪！』王元帥道：『有這等事！』分付：『把中軍綁去砍了！』兩邊答應一聲「吓，」即時把中軍拏下。徐仁慌忙跪下稟道：『若殺了他，卑職結深了冤仇，報不清了。還求大老爺開恩！』元帥道：『貴縣請起。既是貴縣討饒，免了死罪。』喝叫左右：『重責四十棍，趕出轅門。』又叫左右取過白銀五十兩，給與徐仁道：『送與貴縣，以作路費。』徐仁拜謝，辭元帥出了轅門，上馬而去。

王元帥忽然想起一事，忙叫旗牌：『快去與我請徐縣官轉來！』旗牌那隻耳朵有原些聾的，錯聽了徐縣官轉來，正要與中軍官出氣；就怒哄哄出了轅門，飛跑趕

上來，大叫：『徐知縣慢走！大老爺叫拏你轉去！』就一把抓住。那件圓領，本來舊的不經扯，一扯就扯破了半邊。徐仁大怒，就跑馬轉來，進了轅門，也不等傳令，下了馬，直走到大堂上，把紗帽除下來，望元帥案前撞去。那元帥倒吃了一驚，便問：『貴縣爲何如此！』徐仁道：『卑職吃辛吃苦，解糧前來，就承賜了這點路費，也不爲過。爲何叫旗牌趕上來拏我，把我這件圓領扯破半件，攔路出醜？還要這頂紗帽做什麼？』元帥聽了大怒，叫旗牌喝問道：『本院叫你去請徐縣主，爲何扯破他圓領？』旗牌連連叩頭道：『小的該死。小的的耳朵，實在有病，聽錯了，只道大老爺叫小的拏他轉來。他的馬走得快，小的著急，輕輕一把，不道這件圓領不經扯，竟扯破了。』元帥大怒道：『小事猶可；倘若軍情大事，難道也聽錯得麼？』叫左右：『綁去砍了！』徐仁暗想：『原來是他聽錯了，何苦害他一條性命。』只得走上將紗帽戴好了，跪下稟道：『既是偶然聽錯，非出本心；人命重大，望乞開恩！』元帥道：『又是貴縣討饒，造化這狗頭。』分付放綁，重責四十棍，趕出轅門。左右答應一聲「吓」，把旗牌就打了四十棍，趕出轅門而去。

這裏元帥叫：『貴縣請起。』元帥請貴縣轉來，非爲別事；本帥久聞當年貴縣有

個岳飛，如今怎樣了。貴縣必知詳細，故特請貴縣回來，問個明白。』徐仁道：『稟覆元帥：這岳飛只因在武場內，挑死小梁王，功名不就。後來復在南薰門力剿太行大盜，皇上只封他爲承信郎，他不肯就職。現今閒住在家，務農養親。』元帥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敢屈貴縣在驛館中，暫宿一宵。等待明早，同去見駕，保奏岳飛，聘他前來，共扶社稷，何如？』徐仁道：『若得大老爺保舉，庶不負了他一生才學。』當時元帥就著人送徐知縣往驛館中去；又送酒飯並新紗帽圍領，反添了一雙朝靴。徐仁收了，好不快活。一夜無事。

次日清晨，王元帥引了徐仁同到五門。元帥進朝奏道：『有相州湯陰縣徐仁解糧到此。臣聞及當年岳飛現在湯陰，此人有文武全才，堪爲國家梁棟，臣願陛下聘他前來，共扶社稷。爲此引徐仁在午門候旨，伏乞聖裁！』高宗聞奏，便道：『當年岳飛槍挑小梁王，散了武場；又協同宗留守，除了金刀王善，果有大功。奈父王專聽了張邦昌，以致沈埋賢士！孤家久已曉得。可宣徐仁上殿聽旨。』徐仁隨奉旨上殿，朝見已畢。高宗道：『那岳賢士，朕已久知他有文武全才，只爲奸臣蒙蔽，不得重用！今朕欲聘他前來同扶王室。孤家初登大寶，不能遠出，卿可代朕一

行。』隨卽傳旨，將詔書一道，並聘岳飛的禮物，交與徐仁；又賜了徐仁御酒三杯。徐仁吃了，謝恩出朝，一逕回湯陰來聘請岳飛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岳飛自從遇見了施全之後，一齊回到家中，習練武藝。不想其年瘟疫盛行，王員外安人，相繼病亡，湯員外夫妻，兩個前來送喪，亦染了瘟疫，雙雙去世。又遇著旱荒，米糧騰貴。那牛皁吃慣了的人，怎熬得清淡，未免做些不公不法的事。牛安人戒飭不住，一口氣氣死了。

單有那岳家母子夫妻，苦守清貧，甚是淒涼。岳大爺一日正在書房看書，偶然在書中揀出一張命書。那星士批著，二十三歲，必當大發，岳大爺暗想：『古人說的「命之理微。」這些星相之流，不過一派胡言，騙人財物而已。』正在嗟嘆，只見娘子送進茶來，叫聲：『相公，「達人知命，君子固窮。」看你愁眉不展，卻是爲何來？』岳大爺道：『我適纔翻出一張命書，算我二十三歲必當大發，今正交此運，發在那裏？況當此年荒歲歉，如何是好！』李氏娘子勸道：『時運未來君且守；困龍亦有上天時。』岳大爺道：『雖如此說，叫我等到幾時？』正說之間，姚

氏安人偶在書房門口走過，聽見了，便進書房。夫妻二人起身迎接。安人坐定，便道：『我兒你時運未來，怎麼反在此埋怨媳婦，是何道理？』岳飛急忙跪下稟道：『母親，孩兒只爲目下困守，偶然翻著命書，故爾煩惱。怎肯埋怨媳婦？』話還未說完，岳雲從書館中回來，不見母親，尋到書房裏來，看見父親跪著，他也連忙跪在父親後邊。安人看見七歲孫兒，跪在地下，心下不安——真個是孝順還生孝順子——便叫岳雲起來。岳雲道：『爹爹起來，孫兒纔起來。』安人即叫岳飛起來，就帶了媳婦孫兒，一同出書房去了。

岳飛一個獨坐在書房內，想道：『昔日恩師叫我不可把學業荒廢了。今日無事，不妨到後邊備取槍馬，往外邊去練習一番，有何不可？』岳大爺即便提著槍，牽著馬，出門來到空場上。正要練槍，忽見那邊衆兄弟，俱各全身甲冑，牽著馬，說說笑笑而來。岳大爺嘆道：『我幾次勸他們休取那無義之財，今番必定又去幹那勾當了！待我問他們一聲看是如何。』便叫聲：『衆兄弟何往？』衆人俱不答應，只有牛皋應道：『大哥，只爲「飢寒」二字難忍！』岳大爺道：『昔日邵康節先生有言：「爲人可正而不足；不可邪而有餘。」』王貴接口道：『大哥雖說得是；但

是兄弟想這幾日無飯吃，沒衣穿，卻不道正而不足，不若邪而有餘。』岳大爺聽了，便道：『兄弟們不聽爲兄之言，此去若得了富貴，也不要與我岳飛相見。倘若被人拏去，也不要說出我岳飛來。』便將手中這槍，在地下劃了一條斷紋，叫聲：『衆兄弟，爲兄的從此與你們劃地斷義，各自努力罷了。』衆人道：『也顧不得這許多；且圖目下，再作道理。』竟各自上馬，一齊去了。正是：

本是同林鳥，分飛竟失羣。

誰憐一片影，相失萬重雲？

結義勝關張，豈期中道絕？

情深不忍拋，無言淚成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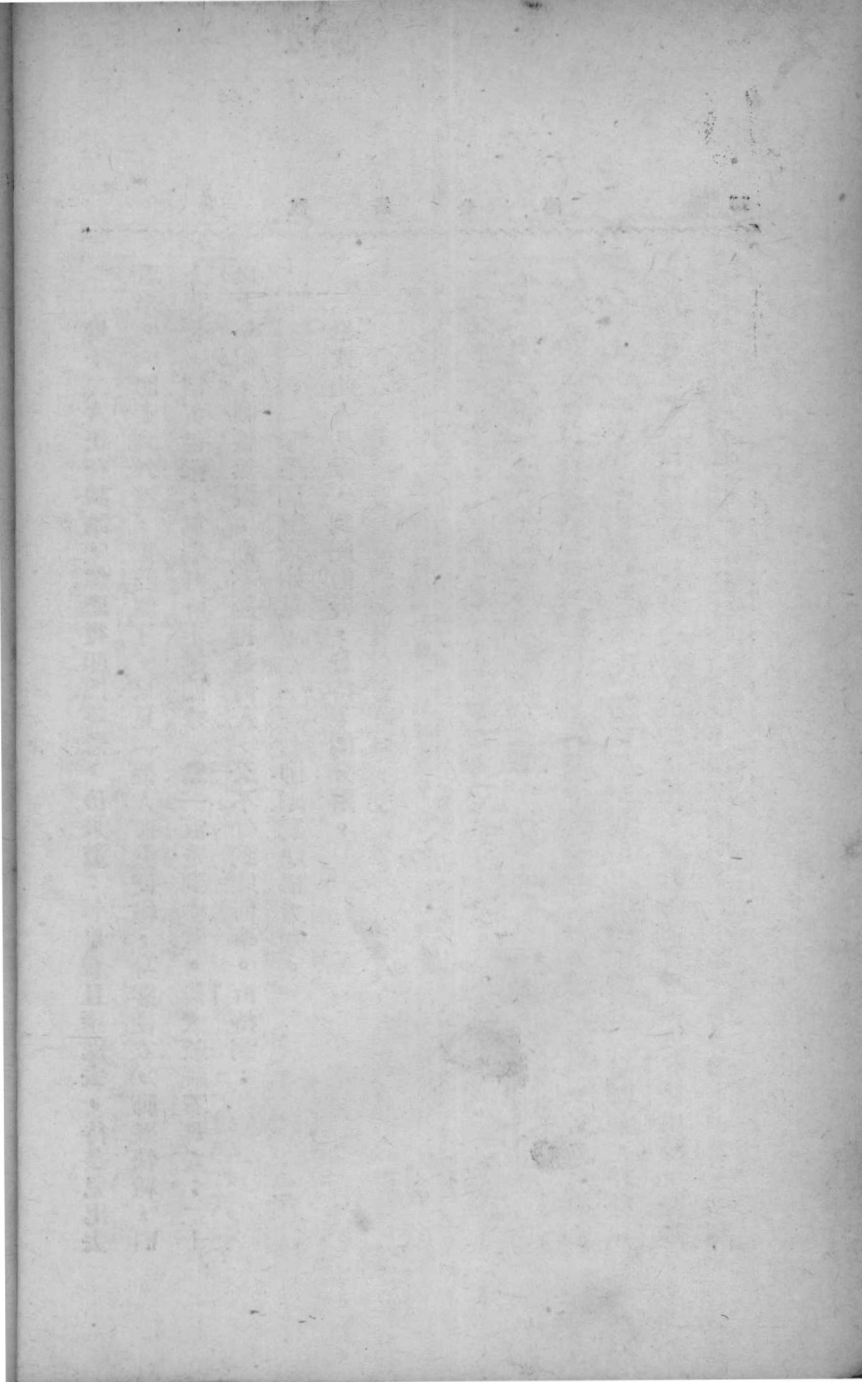
岳大爺看見這般光景，眼中流下淚來；也無心操演槍馬，牽馬提槍，回轉家中。到了中堂，放聲大哭起來。姚安人聽見，走出來喝道：『畜生！破娘的方纔說了你幾句，你敢懷恨悲啼麼？』岳大爺道：『孩兒怎敢？只爲一班兄弟們所爲非禮，兒幾次勸化他們不轉；今日與他們劃地斷義，回來想起，捨不得這些兄弟，故爾悲傷。』安人道：『人各有志，且自由他們罷了！』

母子二人正在談論，忽聽得叩門聲急，岳飛道：『母親且請進去，待孩兒出去看來。』卽走到外邊，把門開了。只見一個人頭戴便帽，身穿便衣，腳登快靴，頭上背著一個黃包袱，氣喘吁吁走進門來，竟一直走到中堂。岳大爺細看那人；二十以上年紀，圓臉無鬚；卻不認得是何人，又不知到此何事。直待到：

雪隱鶯鶯飛始見，

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畢竟此人是誰，到此何幹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二回

結義盟王佐假名

刺精忠岳母順子

寂寞相如臥茂陵，家徒四壁不知貧。

世情已逐浮雲變，裘馬誰爲感激人？

大盜徒然投幣帛，新君仗爾整乾坤。

祇看賢母精忠訓，便識將軍報國心。

話說衆兄弟不肯安貧，各自散去。岳大爺正在悲傷之際，恰遇著那人來叩門。

岳大爺開了他進來，只見那人一直走上中堂，把包袱放下，問道：『小弟有事來訪岳飛的。未知可是這裏？』岳爺道：『在下就是。未知兄長有何見教？』那人聽了，納頭便拜道：『小弟久慕大名，特來相投學些武藝。若蒙見允，情願結爲兄弟，住在寶莊，以便朝夕請教。不知尊意若何？』岳爺道：『如此甚妙。請問尊姓大名？尊庚幾何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姓于，名工，湖廣人氏，行年二十二歲。』岳爺道：『如此叨長一年，有屈老弟了！』那人大喜，就與岳爺望空八拜立誓：『永

勝同胞，各不相負。」拜罷起來，于工取出白銀二百兩，送與岳爺。岳爺推辭不受。于工道：『如今既爲兄弟，不必推遜了。』

岳爺只得收了，就進去交與母親，遂轉身出來。于工道：『哥哥有大盤子，取出幾個來。』岳爺道：『有。』卽進房去，向娘子討了幾個盤子出來，交與于工。

于工親自動手，把桌子擺在中間，將盤安放得停當。打開黃包裹，取出十個馬蹄金，放在一盤；又取出幾十粒珠子，也裝在一盤；又將一件猩紅戰袍，一條羊脂玉玲瓏帶，各盛在盤內；又向胸前取出一封書來，供在中央，便叫：『大哥快來接旨！』岳大爺道：『兄弟，你好糊塗，又不說個明白，卻叫爲兄的接旨。不知這旨是何處來的，說明了，方好接得。』那人道：『實不瞞大哥說：小弟並非于工，乃是湖廣洞庭湖通聖大王楊么駕下，官封東勝侯，姓王名佐的便是。只因朝廷不明，信任奸邪，勞民傷財，萬民離散。目下宣和靖康二帝，被金國擄去，國家無主。因此我主公應天順人，志欲恢復中原，以安百姓。久慕大哥文武全才，因此特命小弟前來，聘請大哥同往洞庭湖去，扶助江山，共享富貴。請哥哥收了。』岳大爺道：『好漢子，幸喜先與我結爲兄弟；不然，就拿賢弟送官，連性命也難保了！我岳飛雖